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下

宋 袁樞 撰

武帝平兩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

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

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

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簡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

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

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

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世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

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歴歳經年則士卒罷�食糧之絶民苦兵事盗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禄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盗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
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顔行廝輿之卒有一不
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
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
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
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

遠方懐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隃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

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粵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

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元鼎四年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

侯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

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内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装重齎為入朝具
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
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諌止王王
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
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

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内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

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内屬盡持先王寳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

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

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

不敢奪爵者百六人

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

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蔡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

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

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

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

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

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

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

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是

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

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兩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吴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為禦兒侯陽為卯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為開陵侯又封横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横海校尉福為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虚其地

武帝擊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　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

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秋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

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

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

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

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隂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隂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封參為澅清侯隂為萩苴侯唊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

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

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

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武帝惑神怪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游

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夏四月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

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来来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元鼎四年春二月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欒大大説大先事膠東康王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羡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黄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

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
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
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天子
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
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
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
上受印以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
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六月

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

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𩓐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

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腰斬欒成侯亦棄市

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寛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

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内史兒寛寛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

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

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冢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

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

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壇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廵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廵狩用事泰山令諸侯

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以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
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
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
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
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宫靜
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
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
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

八千里云

二年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

室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甘泉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

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三年春正月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

天漢三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

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絶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見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

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於甘泉宮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丁卯帝崩於五柞宮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

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巫蠱之禍

漢武帝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

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初充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悦

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寛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夏上居建章宫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

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　閏四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寵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

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

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

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名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輙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宫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

因是體不平遂若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

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中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
按道侯韓説御史章贛黄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
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横太子皇后無
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
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徳徳懼為師傅并誅因
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
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
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

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

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

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邱成初

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黄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台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敺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三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寖多庚寅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

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
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
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
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
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以馬
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
張光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秺侯諸太子賓客
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

略者皆從燉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
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
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
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
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
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
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

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寛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急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藏匿

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閩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題侯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

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三年九月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

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黄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

遂卜謂曰子狀貌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燕蓋謀逆

漢武帝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丁卯帝

崩於五柞宫

昭帝始元元年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户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

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澤謀為姦書言
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
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雋不
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
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
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成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
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
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左將軍桀為安陽侯

三年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嘗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

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倢伃安為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是歳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五年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

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

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

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

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讙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

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

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葢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别會天子以璽書讓旦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剌王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下